

太白

卷二第

太白

第二卷

第一期

太白

第二卷 第十二期

(總第二十四號)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五日出版

編輯人

上海拉都路二
陳望道
八六弄五九號

發行人

徐伯昕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電話九四六二五

發行所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電話九四四二六

印刷所

生活印刷所

本刊文字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定價

每冊零售價一角 每月五日發行

外 國	門 澳 及 港 香	本 日 及 內 國	數 冊	期 時	預 定
角四元四	角二元三	角二元二	期四廿	年全	
角四元二	角七元一	角二元一	期二十	年半	

* 限爲者上以角一以用收足十價代票郵 *

廣告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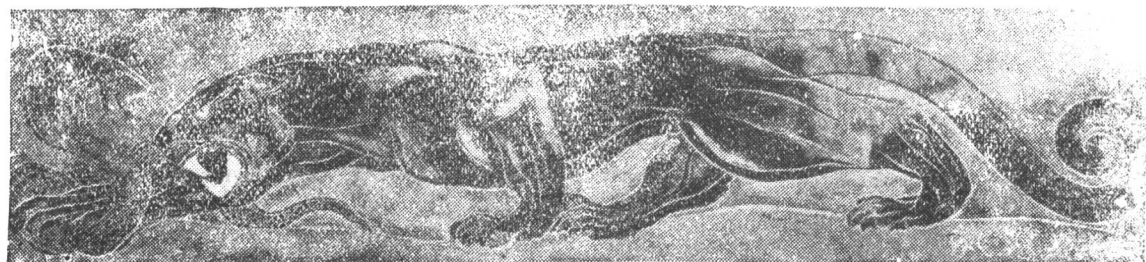
一 之 分 四	面 半	面 全	位 地	級 第
		元十八	外 底 (色雙印)	特 等
	元五十三	元十六	裏 底	優 等
元 十 二	元 十三	元十五	後前文正	普 通

* 寄即索承章詳法辦待優有另登刊期長 *

生活書店西文地址

LIFE PUBLISHING CO.

384 FOOCHOW ROAD, SHANGHAI



太白

半月刊 第二卷 第一期 目錄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日出版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定字第一三一六號

短論

- 論俗人須避雅人……………且介(一)
江亢虎文存……………徐懋庸(三)
「言志」和「載道」的遺緒……………周木齋(三)
「不解其意」……………任白戈(四)
馬爾關於民族語言形成的學說 張仲實(五)

速寫

- 北國速寫……………艾蕪(七)
夢一樣的自由……………歐陽山(八)
家居雜記兩則……………庶幾(三)
有貴和大寶……………東方(三)
一天……………唐克(四)
小張……………高而(五)

漫談

- 我与手頭字……………丰子愷(六)
一種默契……………珂尊(三)
嬰兒的夢……………鄭伯奇(三)
羨鳥者說……………全衡(三)
嚴重的錯誤……………唐毅(三)
春天帶來的……………豈凡(四)
新詩答問……………臧克家(五)
教笨了孩子們……………樂嗣炳(七)

科學小品

- 水螅的故事……………克士(三)
半間樓閒話……………薰宇(三)

時事隨筆

- 國際間諜戰……………小默(三)

讀書記

- 讀「中國語言學研究」……………伯韓(四)
再談野叟曝言……………惺惺(四)
追記……………惺惺(四)

風俗誌

- 吃「長豬」和吃蝨子……………馬宗融(五)
鹽皮影……………李輝英(五)

雜考

- 中國古史上的神話傳說源流考 陳伯達(六)
挺斤鍛兩……………多聞牟尼等
木刻……………劉覬
漫畫……………子愷



短論

論俗人須避雅人

且介

這是看了些雜誌，偶然想到的——

濁世少見「雅人」，少有「韻事」。但是，沒有濁到澈底的時候，雅人却也並非全沒有，不過因為「傷雅」的人們多，也累得他們「雅」不澈底了。

道學先生是躬行「仁恕」的，但遇見不仁不恕的人們，他就也不能仁恕。所以朱子是大賢，而做官的時候，不能不給無告的官妓喫板子。新月的作家們是最憎惡罵人的，但遇見罵人的人，就害得他們不能不罵。林語堂先生是佩服「費厄潑賴」的，但在杭州賞菊，遇見「口裏含一枝香煙，

手裏夾着一本什麼的譯本」的青年，他就不能不「假作無精打彩，愁眉不展，憂國憂家」（論語五十五期）的樣子，面目全非了。

優良的人物，有時候是要靠別種人來比較，襯託的，例如上等與下等，好與壞，雅與俗，小器與大度之類。沒有別人，即無以顯出這一面之優，所謂「相反而實相成」者，就是這。但又須別人湊趣，至少是知趣，即使不能幫閒，也至少不可說破，逼得好人們再也不能不下去。例如曹孟德是「尙通悅」的，但禰正平天天上門來罵他，他也只好生起氣



來，送給黃祖去借刀殺人了，禰正平真是「咎由自取」。

所謂「雅人」，原不能一天雅到晚的，即使睡的是珠羅帳，喫的是香稻米，但那根本的喫飯和睡覺，和俗人也究竟沒有什麼大不同，就是肚子裏盤算些掙錢固位之法，自然也不能決無其事。但他的出衆之處，是在有時又能夠「雅」。倘使揭開了這謎底，便是所謂「殺風景」，也就是俗人，而且帶累了雅人，使他雅不下去，「未能免俗」了。所以錯處總歸在俗人這一面。

譬如罷，有兩位知縣在這裏，他們自然都是整天的辦公事，審案子的，但如果其中之一，能夠偶然的去看梅花，那就要算是一位雅官，應該加以恭維，天地之間這才會有雅人，會有韻事。如果你不恭維，還好；一皺眉，

就俗；敢開玩笑，那就把好事都攪壞了。然而世間也偏有狂夫俗子，記得在一部中國的什麼古「幽默」書裏，有一首「輕薄子」

詠知縣老爺公餘看梅花的七絕道：

紅帽吟兮黑帽呵，風流太守看梅花。

梅花低首開言道：小底梅花接老爺。

這真是惡作劇，將韻事鬧得一塌胡塗。

而且他替梅花所說的話，也不對，他這時應該一聲不響，一說，也就「傷雅」，會罵得「老爺」不便再雅，只好立刻還俗，賞喫板子，至少是給一種什麼罪案的。為什麼呢？就因為你俗，再不能用雅道相處了。

小心謹慎的人，偶然遇見仁人君子或雅人學者時，倘不會幫閒湊趣，就得遠遠避開，要不然，即不免要碰着和他們口頭大不相同的臉孔和手段。

大家都知道「賢者避世」，我以為現在的俗人却要避「雅」，這也是一種「明哲保身」。

× × × × ×

江亢虎文存

徐懋庸

試先看看錄在下面的一節文章罷：

「文學而淪落至於為平民之「慰安」之「消遣品」，「安眠劑」，「拉拉拜」，至於以文字之優美，以文字之綺麗詞華為高下標準，自然要引起精神健康者的反抗。所以在中國也有韓愈要『起八代之衰』。雖然說文不必以載『道』，至少要與人生之真義有點接觸。所謂真義，自然也不限於聖道與禮教，無論是中國的或西洋的。」

「文學而墮喪至於為一班士女的人生觀之反映，至於代表一班教授，先生，博士，實業大王之眼光，自然要惹起未屈服者與不識時務者之辱罵。」

倘請沒有看過原文不知作者為誰的讀者去猜：這是人間世派的文章呢，還是反人間世派的文章呢？據我想，十有八九，一定要斷定這是反的一方面的。從這裏面很可以嗅出一點「方巾氣」。然而，且慢，你知道

作這文的果是那一位麼？

一九二八年六月出版了第一期的奔流，奔流上的第二篇文章是叫做「批評家與少年美國」作者美國 Van Wyck Brooks，譯者「語堂」，「語堂」在譯文之前寫有「譯者贅言」——阿哈，Eurekai！上面的一節文章就是在「譯者贅言」中的，「語堂」呢，不消說得，就是當今幽默大師「林語堂氏。」——

然而，我的短論是從頭就變成跑野馬了，題目寫的是「江亢虎文存」，怎麼憑空提起了林語堂呢？那末，從此就說江亢虎罷。江亢虎是最近成立的「存文會」的主將。我想「存文會」的會員，一定是有編「文存」的資格的，如胡適文存，獨秀文存之類。余生也晚，不大知道江公的歷史，更未嘗拜讀江公的大著，不知他有何「文」可「存」。問了當世某通儒，纔知道江公原是博士，又是社會黨領袖。他可存之文甚多，可

大別爲三類，一類是社會主義的講演錄，一類是對宣統帝稱臣懇請復辟的奏議，一類是最近在晨報上發表的孔子的人生哲學的講義。

這樣的一部「文存」，「存」得下去，傳之後世，實在有些好看。

因此又想到了林語堂氏，將來他印行全集的時候，把「剪拂集」和「我的話」

「言志」和「載道」的遺緒

周木齋

文字上的「言志」和「載道」的論爭，已經告一段落，這說法是不能成立了。倘若有人還不相信的話，我只想抄司馬遷在伯夷列傳中發揮孔子的兩句話：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

林語堂先生近在小品文之遺緒一文中，又給現代散文分說理和言情二派，全時以爲：

周作人用「載道」與「言志」實同此意，但已經有人曲解附會，說言志派所言仍就是「道」，而不知此中關鍵，全在筆

存在一起，也實在有些好看的。

韓非子說有一種蟲，名字我已忘記了，它因爲「一身兩口」，結果「遂相殺也」，很是可憐。

有些人們也有兩個口，但是彼此迴避，互相開闢，不至相殺，言語參差，實因「今是而昨非」，漂亮得緊。由此可知人類實在勝過蟲豸，所以爲萬物之靈也。

調，並非言內容，在表現的方法，並非在表現之對象。現代人總喜歡在名詞上推敲，而不知所言爲何物，甚不足取。

這里，「言志」和「載道」已從文章的內容轉到形式，至於所謂「曲解附會」，是說曲解形式上的「言志」和「載道」附會到內容上去的意思。

要問是否「曲解附會」，應從三點辨明：一，「言志」和「載道」的本義是否是指形式？二，是否可指形式？三，林先生所說「言志」和「載道」的本意是否是指形式？

「言志」和「載道」的本義不是指形式的。「志」是內容，「道」也是內容。因而也不可指形式的。也還只須「在名詞上推敲」，否則何必要有名詞？倘說是指形式，可指形式，才是「曲解附會」，濫用名詞。倘說「言志」和「載道」是指內容是「曲解附會」，甚至是濫用「曲解附會」的名詞。我對於這兩個問題，只能作這樣簡單的解釋，問題本來是這樣簡單的。

剩下來的是林先生的本意是否是指形式。因爲「言志」和「載道」的本義不是並不可指形式，所以也一定不是的。看他在論小品文筆調一文中說：

言志文係主觀的，個人的，所言係個人思想，載道文係客觀的，非個人的，所述係「天經地義」。

各個歷末的一句：「所言係個人思想，」「所述係天經地義，」正是指的內容，也就是「表現之對象」。

撇開這些不講，林先生把「言志」和「載道」從內容轉到形式，也還是有意義的，從這可知他也認爲「言志」和「載道」不能作爲文學的內容的分派說了，因作遺緒。

一不解其意

任白戈

據二月二十七日申報所載，又有一個十八歲的青年自殺了。在這樣的年頭兒，再來個把個青年自殺似乎是不大算得一回什麼事的，活不下去的人正多着呢，然而各報上還是要繼續不斷地載着，而且載得非常起勁，往往於大標題之外再加小標題，譬如說吧，就在這一則青年自殺新聞內也加了一個小標題——「遺書八字，不解其意。」

自然，這可以表現出：至少這一類的新聞還是有人要看，並不是就完全與一般人們底感覺脫離了關係。因為問題究竟也不算得怎樣的小，不過，正因為問題太不小了，要從正面好好地說下去大約是很困難的。在這里，只從側面來說一下這個小標題吧。到底「遺書八字」是什麼呢？是「字肝字精不關傍人」這到底又是什麼意思呢？如果單從字形上看去的確是不大好解的，所以我們底新聞記者們都要說是「不解其意」了。然而如果我們把這八個字用

口一說出來，結果便會兩樣，我想一般顛字不識的愚夫愚婦到是了解它底意思的。「字肝字精，不關傍人」難道不可以聽成「自甘自盡，不關傍人」嗎？

也許聽成這樣是不大妥的，最不妥的地方就在把「字肝字精」聽成「自甘自盡」。因為與「字肝字精」同音的字還有幾多，而且還可以聯結成別的意思，但既然下面接着有了「不關傍人」四字，即使硬說聽成這樣是很妥的也有道理。其實呢，這八個字聯結起來的意思到是明明白白的，這就是說：假如我們底新聞記者肯把兩眼看到下面四個字上去或肯把上面四個字與下面聯結起來說出一聽的話，那結果決不是什麼「不解其意」的。

然而，我們底新聞記者却居然說是「不解其意」了。這不知道是真還是假。姑且就認為我們底新聞記者是真地「不解其意」吧，好在從這里又可以接觸到另一個還值得一說的問題。

當去年大衆語成爲問題提出來討論的時候，有些人就主張廢除漢字，代以拉丁化。中國底語言老早就分成了口上的和筆上的兩種，這是一個事實，五四運動以後的白話，雖然也曾說是要做到「明白如話」的境地，但結果反而更偏於訴諸視感了，所以許多人都說白話不如文言好聽。然而使筆下的語言跑到口上來却是一個大衆化底條件。大衆是有口上的語言的，而聽覺就是他們獲得語言的工具，只要是語言一旦訴諸聽覺了，他們也就很易地獲得了語言。自然，同時他們底筆下的語言還純粹是從口上錄下去的，文字只是一種錄音的符號，並不知道什麼字是代表的什麼意義，例如以上那位自殺的青年底「遺書八字」便是一個證明。在一般多認識了幾顆方塊字的人，要像看學生底國文卷子那樣去看一句別字過半的話，怎麼不會得着一個「不解其意」的結果呢？

天地間使我「不解其意」的事情到還很多，我也不必老釘着這個問題再說下去了。

× × ×

馬爾關於民族語言形成的學說

張仲實

這兒有個先決的問題，就是何謂「民族」(Nation)呢？

約瑟夫給它下了個定義，簡單明瞭的說道：

「民族者，這首先是一個特定的人民團體。這團體不是種族的(Racial)也不是部落的(Tribal)。今日意大利的民族，是由羅馬人，日耳曼人，愛特魯斯克人，希臘人，阿拉伯人構成的。法蘭西的民族，是由高盧人(Gaul)，羅馬人，布利特人，日耳曼人等等構成的。同樣，英國人，德意志人，以及其他由各種不同的種族和部落而積聚成的民族，亦莫非如是。所以，民族，既不是種族的，又不是部落的，而是歷史上形成的一種人民團體。別方面，無疑的，吉爾或亞歷山大的龐大國家，都不能叫做民族，雖然他們也是歷史上形成的，也是由各種部落和種族構成的。牠們都不是一個民族，而是偶然地且彼此很少聯繫

的各種集團湊成物，這湊成物是依某一征服者(Conqueror)的成敗而離散而聚合的。

總之，民族者，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暫時的湊成物，而是一種堅固的人民團體。民族不是簡簡單單的一個歷史的範疇，而是特定時代——資本主義勃興時代的歷史範疇。封建制度消滅而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同時也是人民積聚而成為民族的過程。」

這意思是說，民族只是在特定的歷史時代，基於共同的語言，地域，經濟生活，與夫文化，而才聚成的一種人民集團。那時代便是資本主義勃興的時代。伊理奇也說道：

「在全世界上，資本主義徹底征服封建制度的時代，曾與民族運動聯繫在一起。這運動的經濟基礎，便是為了商品生產完全勝利計，第三階級務須征服國內市場，一定地域內，語言相同的住民，須有國

家的團結，並剷除阻止這語言發展和在文學上鞏固起來的一切障礙物。」

馬爾關於民族語言形成的學說，也跟伊理奇這種民族發展的學說，正相吻合，雖然他當時未曾讀過馬克思主義的書籍。

然則民族語言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呢？

舊的語言學家給我們答道：原先只有一種語言，即所謂「祖語」，後來則愈分愈歧，而成了各種民族語言。仿照馬爾的幽默的說法，他們以為，長江不是流入東海，而是由東海流出的。馬爾則顛覆了這見解。他把各種語言的質上的結構的差別，跟他們的歷史的發展聯繫在一起，而認為與種族(Race)無關。換一句話說，他把語言基本的一般的，典型的差別，解釋作語言發展上的諸基本階段。譬如雅弗語，就是一種體系，是語言發展上最古的一個階段的具體產物，而較晚的一個階段的具體產物，則為印度歐羅巴語言體系。馬爾根據這個原則，認定各種不同的民族語言，是語言發展上種種歷史階段的各種變相產物。民族語言不是原來生成的。各種民族語言，是發生在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在歷史上民族語言

之前，先有質上與牠們相異的部落（tribe）語。不是由一個巨大的上古祖語分出了好多相適應的語言，而是許多部落語以後才集合起來而成民族語，這種複雜的血統的痕跡在民族語言上都保存着。

其次，舊語言學家所根據的觀念是民族語言，一經發生，便萬世長存，不會再有變化。在實踐上，他們把民族語言弄成一個一成不變的東西。語言既是民族的主要標誌之一，那末依他們的意見，民族因之也是一個萬世永存的範疇了。馬爾則揭穿了這種見解的謬誤。他發見，民族語言，在其發展上，遭受過好多重大的變遷；民族語言之前，既有與牠相異的部落語，所以曾經有一個時期，不論俄羅斯語，不論烏克蘭語，不論日耳曼語，不論法蘭西語，也不論土耳其語，芬蘭語，更不論其他任何民族語言，還是都沒有過的，也沒有任何民族的。所有這些語言，都是晚近歷史發展的產物。她們之前，先有一個部落語言形成的段階。部落語之前，又先有無階級的氏族社會的語言，並且氏族集團語言，還有更零小的生產集團——圖騰集團的語言，為其前驅。時代越古遠，則語

言越分散，但是各個語言之間却越少差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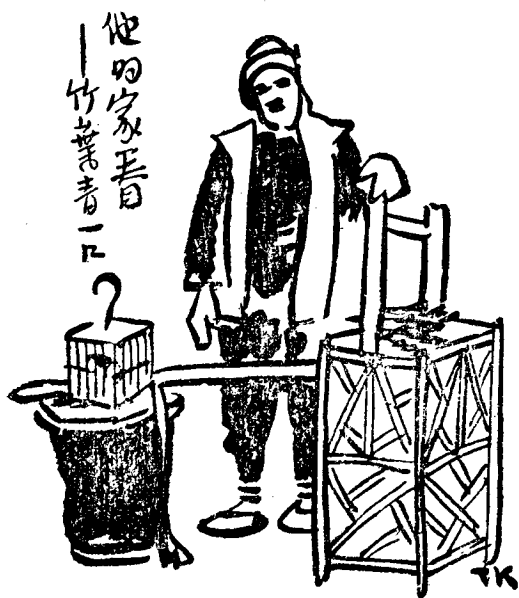
我們看到，馬爾在研究和說明民族語言形成方面的功績是很大的。他從根本上推翻了舊語言學家所崇奉的一切歷史上的結論。因而他的結論，不僅修正了語言學本身，而且修正了歷史學，古物學，人種誌學，人類學——總之，在某種程度上研究部落和民族問題時所涉的各門知識。馬爾的結論，對一切狹隘的民族主義者給了個致命傷。

馬爾根據自己民族語言形成與發展的結論，並認定將來語言的發展要走向統一的方面。

「人類需要一種共同的語言，一個共同世界語，一天一天迫切。」——他說。他在別的一個地方又說，「人類語言的發展路徑，是由多種語而走向語言的統一。」但是未來的統一的世界語，將是採用現今某一流行頗廣的民族語言呢，還在一種新的馬爾給我們答道，

是一種新體系的。他說道：「未來的統一的世界語，將是一種新體系的，特種的，迄今未有過的語言，猶如未來的經濟和其技術，未來的無階級的社會和未來的無階級的文化一樣。」他在別一個地方涉及將來的國際語性質的問題時也說：「各個語言，不論其帝國主義地流行多廣，但是絕不會成為那未來的統一語。」更明白些，「未來的統一的國際語，連整個的文化一樣，就其血統說，不會是一民族的，但是也不是無民族的。」

× × ×



他的家裏
——竹葉青——



速寫

北國速寫

艾蕪

「先生，請等等哪，看一看這些孩子！」

午後，在黃河之側的一個大城市裏面，順着鋪雪的牆邊，拖着替滿泥漿的鞋子，埋着頭只顧朝前直走，忽然聽見腦後一個大人的聲音在這樣地叫我，回頭去看，却原是一個不滿十二三歲的窮孩子，他一面望着我現出懇求的眼色，一面伸手指着路側的一條小巷。我很奇怪他為什麼談話的聲音和表情的風度，却和大人差不多呢？正在打量他那粗笨莊重的小面孔時，一個衰老的中年人推着獨輪車便在巷口現了出來，車上放了兩個大大的竹筐，筐沿邊上浮着三個孩子的頭，睜着亮亮的飢餓的眼睛，活像巢裏的乳燕在等候母燕餵食歸來那麼似的。

「看看孩子哪！」

衰老的中年人也對我乞憐地叫着，同時趕快把車子推到我的面前，他取脫車絆，伸起腰幹，剛要再說什麼時，忽然咳嗽起來，又

連忙微微地彎下腰去。剛才叫我等一等的那個大孩子呢，就做出十分懂事的樣子撩起自己爛了邊緣的短衣，替竹筐裏的一個小頭，擦摸去正要流到嘴邊的兩股鼻涕。

我這時才看清楚，他們原是一家飄泊者，竹筐裏三個孩子之外，還裝有破棉被土鍋和碗碟一類的東西。

我自己曾經在陌生的都市裏流浪過來，懂得一個銅板對於飢餓的人會有着怎樣的效用，因此，即使有人從旁叱為淺薄的人道主義者，也暫時管不得那麼多了。

「先生，俺不是要錢，俺是要請你看一看孩子。」

那漢子拒絕了我遞給他的一個當二十文的銅板，咳嗽了兩聲，舉起飢餓的袖頭，拭一拭濺在嘴邊的唾液後，便這麼說着。一面伸出兩根手指，去把筐裏的一個小孩的下巴，抬了起來，意思便是讓我仔細地觀看。

我想既不要錢，還要什麼呢？那末，也許是孩子中途病了，求我這個陌生人暫時想點辦法吧。

孩子的脣臉凍紅了，嘴唇皮却變成烏的，看見父親的指頭伸到下巴邊上，就茫然地張開了求食的嘴巴。



「唔……他是餓了哪！」

我見小孩並沒有什麼病，便這樣地說着，一面推測大概他們是要多要點錢吧。

「可不是？先生！」

中年人這樣回答着，同時掉轉頭，前前後後很迅速地瞟了一眼，才又撫摸着另一個女孩子的頭，稱贊似的說道：

「先生，你不曉得，她挺好，挺乖……剛九歲哩……再三兩年就……」

說着咳嗽起來，隨即抬起頭又朝前朝後望了一眼，彷彿怕人來碰見似的。

小女孩的臉倒還圓滾滾的，小眼睛，厚的單眼皮，並不顯得怎樣醜。

「要不是大水一踏刮子衝去俺的莊稼，壓根兒俺就不會這樣……這樣……」

我看他臉上現出怪難為情的神色，還夾着幾分慘傷，似乎要說什麼又說不出口的光景。

他正伸起頸項，竭力咳嗽兩下，打掃打掃他的喉管，吐出他要說出的話時，忽然站在旁邊的孩子，大聲叫道：

「爸爸，來了來了！」

中年人就立刻去握着他的車把，驚惶地說道：

「先生，他們問，請你說，俺……俺是要錢的哪！」

我看路的那一端，雪鋪的地上，現出四個黑制服的巡警，揹着槍，袖着手，正慢慢地走來。

太陽光晴朗朗的。一白無際的屋頂，罩在深藍無雲的天空下面，靜悄悄的，只有遠處傳來隱約的市聲。

夢一樣的自由

歐陽山

天空從混濁的深黃色變成疲倦的赭黑色，伸一個懶腰，逐漸沉重地墜落到地面上來了。牠像一頂陳舊的黑呢帽子，戴在每一個人底頭上，給他們一種普泛的悶壓的感覺，使他們長長地吐一口氣，埋怨地叫嚷着：

「一天——我們過了一天這是……」

誰也不願意說出以下的話。這個國度裏的人民知道他們需要的是虛偽和欺詐，憑着這些，他們可以從任何的角落裏找到一點利益——自然是可憐地微小——的糖碎，而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沒有照自己所想的完全說出來，或者僅僅給別人一種較完全的有力的暗示的必要和可能。

當那三個男人和一個年輕的女人——那圓臉的，從主人那兒逃走出來的鴉頭牡丹，已經用她自己的單純的乖巧和狡猾，造成受歡迎的女客人底地位——坐在房間裏閒談，男人中最年輕的，常常用發怒的聲音說話的王小存，跳到他們底坐位中間，拿出嚴酷的證據，痛罵着一切使人們墮落的社會底罪孽的根源的時候，老於世故的林四，就無可饒恕似地用那樣的話打擊他：

「人家都覺得日子太多了，你首先應該叫他們歡喜起來！可

「一匹駿馬，你罵牠是沒有用的。」

牡丹大概總是靜靜地坐着，不住地轉動着她那雙靈活的小眼珠，微微地愉快地笑，表示她正在把自己溶解在這不習慣的男性的爭論底河流裏面。偶然有人徵求這一向被蔑視的女孩子底意見，她底臉就泛起鮮嫩的紅色，急忙地辯白什麼似地回答：

「別開這樣的玩笑呀，你知道的，這是你們男人底事情。我呢，除了覺得奇怪，好玩以外……」

她終於不由自主地說出了她對於這幾個陌生人的感覺。以後，就稚氣地把兩個手掌合起來握住臉蛋。

有時却激越地，被挑起了那受過長期的逼害的冤抑，叫着，「哎喲，我要哭了！」

現在，一個燥熱的秋夜來了。地面上的霧氣恰像由於劇烈的震動所揚起來的塵土，遮蔽着一切高大的建築物，蒼老的樹木，和在燈光底下活動着的人們底真實的相貌，並且使他們露出蒼白的顏色。不能探測的立體的黑暗用無窮的力量圍抱住這南方的都市，恐怕假使不這樣做，牠就會從地球上掉出去。夜是一個寬容慈愛的媽媽，牡丹每天都在盼望她回來——一個受了欺負的孩子，她是惟一的被盼望的東西。白天沒有自由的人感到夜底恩惠，是一件自然而平常的事。

她要出去，到隨便什麼地方走走。她不能解釋這是由於突然的好奇，還是她真地有那種需要。她用抖顫的手拔起在那一扇屏門底下，短小的，直插在長門檻裏面的木栓，但在第二秒鐘，她又把她放下了。隔壁製造粗紙盒子的工作場，那裝了電燈的小院子裏，

傳來一種粗魯的嘆息：

「唉，如果我會駕駛飛機就好了！」

這樣一句沒頭沒腦的話，是從一個老年的男工發出來的，使她因為不能瞭解而非常害怕。人類的聲音，無論屬於任何一種，這時對她都是不適宜的。

幾天來，她都被監禁在這個有霉臭氣的小房間裏。依照着林四底防護她的設計，那幾個男子出去的時候，就把當中那兩扇屏門在外面鎖起來。這個小房間一共有四扇屏門，旁邊兩扇從裏面用木栓插住，牡丹可以自由開關——同時從外面進來的人會毫不思疑地承認這是一個空房間。當她第二次屈着身子，蹲在屏門腳下的時候，那粗魯的製造紙盒的老工匠又用更高的聲音，在開始一種惡意的嘲笑了。

「我底老板，不要再對誰訴苦了！老是對我們講這些，有什麼用處呢？你說窮，可是還不至於出賣這間紙盒工場……蝕了本的人會像一條鹹魚那樣淌眼淚，你呢，老哥，除了賭錢熬夜之外，眼睛連一條紅絲都沒有。」

跟着從天井的牆頭爬過來幾聲狡猾的，帶着某種淫褻觀念的格格的笑聲。說那些話的是老紙工潘蔭，六十多歲，矮的身軀，花白的山羊鬍子，渾身給太陽晒成焦黑色。牡丹認得他，而且她平時看見他赤着腳走路，那小腿肚上面長着許多瘡疤的不平滑的肌肉搖動着，好像剛剛給幾匹惡狗狠狠地咬過，非常疼痛而且狼狽的樣子，她就暗暗地笑起來了。

她在武天佑底木架牀上——那是靠東的一張下鋪，正對她

自己的牀位——平伸地躺了大約五分鐘。她並不預備睡熟，但是非常靜默，彷彿連呼吸都沒有的死屍一樣。她是習慣了這個躺法的。在有什麼聲音和幻想擾亂了她底神經的時候，她就放棄了一切對抗的行爲，讓牀上那些男性的油膩的臭味薰得自己昏昏騰騰地，好像掉進無窮的黑暗裏面，晃晃蕩蕩地正在往下沉……

她終於靈敏地拔起那短小的木栓，把自己釋放到院子外面了。她只用兩個指頭捏着那塊積滿灰塵的小木頭，就被灼傷了似地縮回手，然後站起來，擡歪臉用那圓球一樣的肩膀摩擦了下巴，幾下才伸手拉開了那扇屏門。她底頭髮和臉頰上面，就感到有一陣塵土的雨粉。

在天井裏面兜圈子走着，小心地使那雙破皮鞋踏在潮濕的小方磚塊上，不致發出被人察覺的聲音，她底姿勢使她自己確信是在走一條長長的獨木橋。她屢屢抬起頭望着天空，但什麼都沒有看見。隔壁那半牆高的露天電燈射出來的光亮，依着牆頭底橫線，斜斜向上地剪開了籠罩一切的黑夜，燃燒起那帶藍色的霧氣。她突然驚覺到她現在是自由的了。她暢快地地呼吸比較房間裏更清潔的空氣，充滿感激的心情而低聲沉吟着；她底身體減輕了牠自己的重量而浮動起來，同時用一種緩慢的速度縮小，不能夠辨明牠是在上升還是在下沉地——運動着。老早已經僵硬了的過去的時間，挾着所有的哀傷的記憶復活起來，在追趕着她，用長到可怕的鞭子抽打她。她不安寧地，癱軟得要溶解了似地，連跌帶撞地坐在牆根上，有一片涼快的軟膏滲透了她底邈邈的衣服，直伸進她底心坎裏，溫柔地撫摸着牠。高度的快樂已經脫離了她底力

量底控制了。

「呵——」她這樣低聲呼喚着。

「我是自由了麼？」她問自己，然後毫不思索地回答：「傻小鬼，你是自由了，傻……」

她底喉嚨哽咽着不讓她暢快地說出字音，而同時她底眼淚不讓她曉得地瀉在黑暗中。

她想起這個月開頭那幾天，某一個舊曆中秋節的晚上所發生的事情來。她是不善於回憶的，平常瑣碎的忙碌的事務使她沒有那種工夫。但對於那樣一次的侮辱和虐待，時間卻不能夠毫不費力地磨平了牠——比一種極強烈的酸性液體在木頭上面侵蝕出來的痕跡還深的傷疤。牠永遠被攔阻在遺忘底門口，不能夠被消滅掉。

那全部的經過是很短促而且可笑的：

她底主人龐兆祥領導全家大小拜月光神。他和他底三個老婆磕過了頭，他底十三歲的大女兒佩英正要跪下去的時候，他一手拖開了那貧血的女孩子，他用了那麼猛烈的力氣，使她碰在神廳裏的酸枝公座椅上，幾乎折斷了腰桿。她哭了，五個小的孩子們也跟着哭，他就咆哮着：

「糊塗！這是輪到你拜的時候麼？該讓牡丹先拜……而且從明天起，你們要喊她做『四姐』，你們這班龜蛋！」

那個弱頭跑開了。在自己的房間裏，把腦袋埋在一堆舊汗衫裏面，身體不住地抖動着。二奶奶命令牡丹到她底房間裏，說了許多勸解她，教她性子不要太硬的話，然後三奶奶拿着籐鞭進來，一

面威嚇牡丹，一面和站在房門口的大太太吵嘴……終於把牡丹底衣服剝光了，只乘一條褲子……

到週圍沒有一個人影，好像大家都睡熟了的時候，這家庭底首腦就在門口出現了。他底臉上混合了貪饒和憤怒，緊張地微笑着。

「好不受抬舉的——」

他只說了這幾個字，一個茶杯正打着他底左邊額骨……他像要咬斷什麼東西似地低聲說着話，像一個破金的病人，而他底眼睛翻出大部分的魚肚一樣的白色，涎沫從齒縫和嘴角裏飛濺出來。他是兇惡而有着非常深的近視眼的，所以在最初的一瞬間，他使自己驚詫着誰那樣重重地擊了他一拳。結果，牡丹被用草繩纏粽子一樣捆了起來，各種細的或寬的東西響亮地雜亂地彈着她底肉和骨頭。在從前沒有的，是那天晚上他們第一次用電熨斗燙她底兩個奶子，使那些豐滿而細嫩的肉塊放出像熬樹膠一樣的臭氣。

現在，她跟這些人物離開了。他們跟她在一起生活過九年——伴着走過那樣長長的一段路途，使她不能相信那匆忙的突然的，好像由於魔術的變幻的離別。她在這間沒有旁人阻礙她的古舊衰頹的黑房屋裏，一匹瘋癲的雌貓似地兩頭奔跑着，她底疑難的問題是：

「我真是跑掉了麼？逃走這樣容易的麼？或許不是的吧，你在做夢，傻子！老爺就要回來了，把臉蛋遞過去給他擗一下吧，這鴉片煙鬼。如果真是這樣容易，像丟了一把舊的梳子——然後沉在人海裏面……唉，我為什麼不早點走呢？」

三月一日

家居雜記兩則

康 農

一 養雞的故事

靠近窗口的院落裏，空洞洞地沒有一顆矮樹。春來時，眼巴巴看鳥兒飛來飛去，却沒有在這里停留。我又懶肯種花，滿院長着雜草，怪寂寞地。於是，我想起了養雞。

妻過慣了清靜，首先就反對。我說，雞蛋可以賣錢。母親說，「男人敗，造屋賣；女人敗，養雞賣。」大家都聽笑了。然而，當我偷偷把母雞買來的時候，妻比我更愛牠。

院落裏再不冷清，時常送來喔喔的聲音。母雞的羽毛在綠草叢裏移動着，多麼美麗啊！頭幾天，雞似乎怕生人，我和妻好意去和牠們親近，牠們却偏偏避開。妻很生氣，我說，這是雞的聰明。

我恐怕母親心痛米，每天都省下一碗飯給雞。母親知道了，笑彎了腰。

一天，妻發狂地跑來告訴我，說雞生蛋了。我捨不得吃掉，送給母親。她知道了我意思，一個個地藏起來，不到一個月，竟積了一滿籃。天氣暖了，母親把雞蛋拿出來，妻的心比我細，說，吃一半，賣一半，好使母親喜歡。她的好心，感動我流下眼淚。

晚上，和妻擗了籃上蛋行裏老板說：

「現在的銷路太壞，不要。頂多給你兩毛錢！」

我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拖了沉重的脚步，依舊把雞蛋帶回家。妻的眼角有些潤濕了。

二 虛驚

鄰家說，我的妻已懷孕了。我私下問她，她只抿着嘴笑。

我越生氣，她越俏皮。我恨她不知道我正在擔憂，兩口子拌了嘴似地過了幾天。

牀上，妻悄悄地問，你喜歡男孩子，還女孩子。我氣憤憤說，誰要這些討厭的小東西！生下來，搗死他！半夜，我醒了。發覺妻正在暗啜，很傷心地扭開電燈，看她的眼皮胡桃似地腫着。我勸她，她說，我的心太狠。她又說，不愛孩子的人，一定也不愛他的妻子的。她從來沒有這樣的傷心過。

妻的哭，更證實了鄰居的話並不是撒謊，我更擔憂了。天下的事，沒有比窮人做父親更苦。我整天在房間裏踱着方步，一圈圈地想如何賴掉這一筆孽債。

妻看見我偻促的樣子，却躲在旁邊暗笑。

母親彷彿沒有我那樣的顧慮，嘴唇上挂着微笑。時常從箱底檢出一些舊布，好似代她的孩子預備下什麼似地。並且還不准我的妻提重笨的物件。

一個晚上，我伏在桌上寫信，一封給我的正在做官的朋友的自薦信。詞句寫得異常的可憐，好像乞丐般地。這有什麼辦法呢？我想，我快要做人家的父親了。我更不斷地嘆息。

妻和母親正在隔壁房間裏閒談。

「小孩子的衣裳要得先準備起來，到了那個時候，才不會慌張的。」母親的聲音。

「娘，沒有的事，我騙他的！」

我從椅子上跳起來，信紙在手裏撕得粉碎，轉身跑過去，扯住妻的耳朵。

「噢，你騙得我好苦！」

妻只抿着嘴笑。

有貴和大寶

東方

我在幼小的時候，最多接近的種田人，是有貴和大寶。有貴住在村子梢頭的方家溝，離我家不過半里路。大寶住的地方叫做火燒場，相距更近。我家一有事情，他們總都來幫忙，好像無須去通知，他們是在隨時探聽的。

從正月裏作客起，到三月裏上了墳，他們都來搖船。秋冬之間，來搖收租船和送寒衣的船。搖上墳船，大寶不一定在我家，但總是到場的，有時搖叔伯們的船就是了。我很喜歡大寶搖上墳船，因為他的力氣猛，搖得快。在二三十隻烏蓬的畫花船同道進行的時候，他搖着的一隻，會得從最後一直趕到前頭去。爲着獻本領，他往往獨個人搖一隻大船，而且故意開行得遲，早早的最先搖到。

在鼓手的吹敲中，和女用人的喝采中，他緊握着櫓柄，盡力的一推一扳，船頭水浩浩作響，顯得非常英武。

他能夠用牙齒咬起石半的米袋頭，又會得在點完一枝香的時間吃完三升炒羅漢豆。因此他把牙齒弄壞了，當面牙折斷了一個。他本是口吃的，大家都叫他做吃嘴大寶。折斷了當面牙說話不關風，但他老是說個不了，東拉西扯，愈是有女人在一起，他的話就愈多。「吃嘴多會話！」他時常被人家這樣說。

他還會唱鸚鵡哥戲，唱得很動人，許多人都喜歡聽。在他唱鸚鵡哥戲的時候，不再有人叫他做吃嘴，因為常常帶便唱出取笑女人的

言詞是叫他做呆大寶的。

有些女人，因為被他取笑了，雖然要殺頭殺腳的罵他，但也愛聽他的鸚鵡戲。「呆大寶再唱一隻」會得這樣對他說。

一到冬季，有貴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我家來。他上街去賣買東西，要經過我家的衙堂門口，來往是很便當的。當初是晒穀，牽雞，舂米，隨即晒醃白菜，蹈醃菜。到了年邊，就要磨粉，做年糕。預備祝福請菩薩，他就一老早斫得青竹梢來除塵。還要沖洗地面，把堂前和天井裏的石版都沖洗得乾乾淨淨，鋪上挑板，走起來拍拍會響，是很好玩的。

祝福的日期，我家照例是十二月廿四的後半夜。有貴一定在廿二的早上殺一隻豬，把好的部分賣給我們。

他於做事以外一句話也不多嘴，誠實可靠，所以我家什麼事都讓他獨自去做，是很信任的。他有名勤儉，從來不要空手休息，也不空化一文錢。他有一個大糞坑，在閒空的時期，買得糞去儲藏；日後取用，價錢固然便宜，效力還來得大。他沒有小孩子，只養得個老婆。因為種的是別人的田，還租以外剩不了多少穀，所以仍然要借錢。

* * * *

有貴和大寶同我，雖然有過許多的關係，以前我並沒有注意到他們。可是近來，他們我都常常懷想到。有貴早就死去，終於沒有兒子，許多人都為他歎惜。我要懷想他，並非為着這個。當年他常常要我的父親替他算帳；在黃昏，特地走來，或者就在我家做工以後，他的言語中，很多「痛」和「熬一口痛」的話，大概是對於付重

利息和被人多算了錢去而發的。據說有個綽號砂灘死狗的錢店官，肯借他錢，可是利息非常重，還要故意多算他。拏錢出去是痛的，當時我聽得莫名其妙。雖然不懂得他的究竟，可是他說這種話時的神情，使我於無意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現在我了解他了：辛辛苦苦由汗血換得的銀錢，被人作弄，白白的拏去的，確是痛心的！

為着葬父親，去年冬天我回到故鄉去，又碰見了大寶。他已七十多歲了，頭髮白了，眼睛縮小了，背也有點發駝了。他也來親自抬我父親的棺材。別人不放心，不要他上肩，但他東扶西托，着實出力。棺材由殯屋抬到船中，搖過了龍口廟，大家就閒談起來。議論的結果，都說大寶交到了老運，因為大旱，別人的田十之八九都荒了，他種的田反而很好。租錢可以少付，利益是很大的了。

他並不否認，只是這樣說，「可惜三畝半頭，太在裏面了，終究車不進水！」

他又得意的說，「今年，我做的確是盡力做的，夜裏常常通夜不睡，日裏也不休息，弄得兩隻手，你們看，現在還是這個樣子！哈哈！我是老太公了，可是我大寶，到底還有點用處！」

我也看了他的兩隻手，如果不是連帶在臂上，或者以為原是一些樹杓杈呢！

後來有個人羨慕的同他說，「老大寶！今年你可以給你的兒子討老婆了！」

「這倒並不想，」他這樣回對，「只要不挨餓好了！」

一九三五年春。